

# 人物传记

## 《加尔文小传》

### 第八章 撮合路德派和慈运理派

最令加尔文痛心疾首的，是改革派本身，并不能同心合一。最重大的分歧，出现在路德派和慈运理派之间。

马丁路德和慈运理是同时代的人物；慈运理坚称自己对福音的认识并不是从马丁路德来的。马丁路德带领德国的改教运动；慈运理则带领瑞士的改教运动。这两股力量在当时是平行和共存的。一五二九年，马丁路德和慈运理两人在德国的马尔堡 (Marburg) 的一座城堡 (Landgrafens-chloss Castle) 会晤，企图收窄相互间的分歧，争取合一。他们两人在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共同的想法；就是在圣餐的问题上，双方坚持己见。会晤的结果使分裂更扩大和更明显。加尔文为这次不可弥合的分裂而极度忧伤。

马丁路德对于主的晚餐有这样的看法，马丁路德认为：主曾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必须照字面解释。马丁路德的说法接近天主教的变质论；慈运理则认为：酒和饼仅仅是一个标记。

一五三一年，慈运理逝世，路德宗和慈运理派继续分道扬镳，各走各路。

慈运理逝世后十年，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用法文写成了《圣餐短论》 (The Short Treatise of the Lord's Supper)。这篇短论有四十页之长。

加尔文对马丁路德的景仰远比对慈运理大。但是加尔文撰写这篇短文的真正目的，是要化解争论，而不是要偏袒任何一方。最主要的，加尔文所坚持的，是守圣餐要合乎圣经的教训，而不是盲目地跟从任何人；因此，马丁路德在看法上有不足的地方，加尔文也坦率地指明出来。

加尔文指出，不论是路德派，或者是慈运理派，基本的信仰是一样的。他说：“我们同声承认，当我们因着信，接受饼和酒的时候，我们确实分领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，我们摸到了主的恩典，我们在那里摸着了属灵的实际。”

加尔文说，藉着饼和杯，印证了神的应许，印证了神在基督里已经悦纳了我们，圣餐实际上是引领我们去敬拜神；另一方面，正如饼是从许多谷粒合而制成的，我们应当合一在那永不动摇的弟兄相爱中。

加尔文还认为，主的晚餐提醒我们，我们所犯的罪，无法逃避神的审判，是主耶稣的救赎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。主的晚餐就是见证神的恩典，见证基督的救赎。我们在擘饼和喝酒的时候，要思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再复活以便我们可以得着那永远的生命。

加尔文的《圣餐短论》销行到欧洲各地，有一天，住在威腾堡 (Wittenberg) 的马丁路德走到当地一间有名的书店，是高尔兹 (Maritz Goltz) 经营的。高尔兹对马丁路德说，这里有一本小书，是讨论圣餐的，原来是用法文写的，现在有人把这本小册子译成拉丁文；据说作者是个青年人，叫约翰加尔文，他在小册子中指出你和慈运理两人在圣餐的争论上各走极端，说你们两人都不够全面和平衡。马丁路德听了一笑，叫高尔兹拿来《圣餐短论》，并即时在书店里坐下来专心地细读。马丁路德读完小册子，对高尔兹说，加尔文是一个很有学问和纯正信仰的人，如果当年慈运理像他一样平和地对待问题，改革派之

间的争辩，完全可以避免，至少也不会那样激烈厉害。

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，改教运动的第一位伟大人物马丁路德，和第二位伟大人物加尔文，从来没有会过面。马丁路德比加尔文足足大了十四岁，因早出世，在属灵的经历上和对改教的贡献上，而走在加尔文的前头。然而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接近程度，远远超越马丁路德和他同一辈的慈运理。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之间，从未互相排斥，两人都曾透过第三者，向对方问候，并曾向对方吐露仰慕之情。

有一次，马丁路德致信马丁布舍，信中说：“请代我向佐汉斯谭（Johann Sturm）——另一位改革派领袖——和加尔文致敬礼。加尔文所写的书，我是特别喜欢阅读的。”

加尔文的朋友腓力墨尔顿（Philip Melancthon），在威腾堡大学任希腊文教授，与在该大学担任教授的马丁路德关系密切。墨尔顿曾对加尔文说，马丁路德很想与加尔文会晤，因为马丁路德一直对加尔文有良好的印象。加尔文则托墨尔顿，用加尔文的名字，恭恭敬敬地向马丁路德致敬。

当然也有不怀好意的人，喜欢在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之间，搬弄是非、挑拨离间。他们从加尔文所著的《圣餐短论》中，找出加尔文批判马丁路德的地方，示之马丁路德；可是马丁路德的反应出乎意料的平静和温柔。马丁路德说：“我希望加尔文有一天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，但是，不管怎样，加尔文是知道我们对他的抱有好感的。”

加尔文听到马丁路德这样温和的反应，对法诺勒说，假如我们不被这种温和的态度所感动，那我们简直是一块石头了。至于我自己，我已深深地被他的宽宏温和所感动了。

一五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加尔文写信给慈运理的继承人布林格（Heinrich Bullinger），信中这样说，我承认马丁路德是罕有的天才，他的灵魂拥有某种奇妙的力量，以及具有在一切试炼中保持镇静的能力；他曾经与敌基督的势力抗争，坚持至今仍然如此。我不折不扣地认为他是基督的伟大仆人。

最重要的发展，是加尔文亲笔用自己的名字写信给马丁路德，上款称呼“我最尊敬的父亲”，信的结尾说：“如果我可以亲自到你那里，即使相聚几小时也是快乐的，对于一切争议的问题，我情愿和你当面倾谈。不过，客观环境不容许我这样作，我只有期望不久在神的国里能够让我的心愿得着成全。再会吧！德高望重的长辈，基督最出色的传道人，我永远尊敬的父亲。”

可惜的是，这封信始终没有寄出，因为墨尔顿不愿作捎信人，墨尔顿认为，德国的路德宗和瑞士的改革宗已经壁垒分明，难于化解彼此间的成见，两派各走各路，已不再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两人之间的问题了。

就这样，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这两位属灵伟人，都只能在生前透过第三者，向对方问安致意，却始终缘悭一面，相互之间的友谊未有进一步的发展。双方这样遥遥相对地向对方祝贺数年，双方始终无意移樽就教。两人终其一生，只能称为神交。